

火花文藝叢書

激流里的日子

野 庄 著

火花文藝出版社出版

火花文藝叢書

激流里的日子

野 庄著

火花文艺出版社

1957·4·太原

激流里的日子

野 庄 著

✱

火花文艺出版社出版
(山西省太原市南华門东四条)

太原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山西分店发行

✱

字数: 120,000字

32開 插頁2 印張: $5\frac{11}{16}$

1957年2月太原初版

印数: 1—8,400册

定价: 0.58元

初冬时分，天气还不太冷。兴庄乡各农业社的活儿都已经干完了。有些消闲的社员，没事情干，便坐在供销社门口晒太阳，拉谈些不关紧要的事情。到晌午时分，李全忠老头赶着东寨农业社的大车回来了。车上是给供销社拉着货。老头把车一打住，那些晒太阳的人都站起来了，供销社里也走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售货员；一个是医药门市部的医生史秉正。

“哈！你们知道我这车上还拉来了什么？”李全忠老头，爬上车一边忙着往下卸货，一边得意地向着那些人炫耀地说道：“总不知道吧？”

“这有啥不知道，总归是我们供销社的货呗！”史秉正把三角脸歪过，故意地猜度道。

“不是，史不正，别看你是个医生，你猜不着。”全忠老头在车上也故意跟他卖弄着。“——我把长胜又拉回来了！”

史秉正一听，心里跳了一下，三角脑袋也往后缩了缩。

“长胜不是到县里分配工作嗎？”別的人說。

“就是嘛！”全忠老头嘴里說着，双手不停歇地揪着車上的麻袋：“你們說怪不怪呢？县里給他分配工作，他不干，偏要來跟土坷垃打交道，嘿哈！這事兒可难說呀！”

史秉正听得發了呆了，沒有注意被全忠老头揪下來的麻袋，在他脚上碰了一下，他呀了一声，揪过麻袋，坐到一边去了。

这时对面乡政府里也正散了会，几个乡干部和一个工作人員，走攏过来，也来看熱鬧。乡长刘三庆枣核紧綑着，总是默默地不想說話。那个高个兒工作人員，听見全忠老头的話，扭过头向支書楊青山道：

“长胜？就是那个轉業軍人吧？”

“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这小伙子在家时可能干啦！”楊青山高兴地贊許着那个长胜。

“老秦同志，你們也听見了？”車上的全忠老头見他們來了，更显得得意了。“你們說怪呀不怪呀？”

“唉，唉！這有什么奇怪！”乡长这才口气很惋惜地說道：“年輕人受不住考驗，一轉業就退坡啦！”

“不見得吧！”那个工作人員秦池，不同意道：“前天，我們俩还說了几句話，我看他眼光倒很远大！”

乡长刘三庆搖了搖頭看着秦池，楊青山見他俩又要爭論，便对秦池說道：

“老秦，你还不了解他，长胜这个人从小就有种怪脾气，他要准什么，你不讓他干，那是万万办不到！”

秦池一听說长胜有这种脾气，也就把刘三庆放过去了，向着全忠老头問道：

“老汉！长胜回来，跟你路上說了些什么？”

“长胜嘛？他什么也沒有說！”全忠老头用袖头摸了一下臉，想了想說：“昨天，我們起了身，他坐在車上，一路上問这，問哪。我这張嘴嘛！他問到哪，我就說到哪！俺倆說說道道，走到县城跟前，他再不問了。把他拉进城里，他还是不說話，这可把我別坏了！車走到招待所門口，他就跳下車了。下了車，他皺了下眉头，就跟我說：‘明天，車上少拉点貨，再把我拉回去吧！’我一下楞住了，說道：‘剛把你拉來，你怎么又要回啦？这么大了还离不开你媽媽？’他笑了一下說：‘全忠爺，我說你把我拉回去，你就把我拉回去嘛！’我沒有好說的，只好今天少拉点貨，又把他拉回来了。真是——，唉！这孩子可真难說！”

“唔！我明白了！”楊青山拍了自己的腦門一下，一拉秦池說道：“走，咱們去看他一下！”

秦池要跟上楊青山走了。刘三庆仍是在那里站着，看着他們要去东寨去看长胜，便吩咐青山道：

“你們去了，还是劝他一下，劝他还是回县里工作吧！”

楊青山沒有理他，引上秦池向东走了。他見他們走了，心里仍是覺得长胜回来很是惋惜，一边往乡政府里走，一边嘆气道：

“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就是退坡啦！”

“乡長說得对，就是退坡啦！”坐在一边的史秉正接着刘三庆的口气，現在才有了話。

“史不正，你知道个啥！”全忠老头卸完貨从車上跳了下来：“說不定他还是为着你呢！你知道，你是怎么逃的吧！”

“我——，我——！”史秉正的三角有点發白了。

刘三庆听見站住。看了全忠老头一眼，枣核臉綳起道：

“这老头張着一張賤嘴，尽瞎說！”

“我不怕他！”史秉正得到了支持，胆也壮了。“我是医生，我有选民証，他回来能把我怎么样！”

全忠老头哼了一声拿起鞭子，赶上車走了。閑人們又把长胜議論着。

二

东寨在兴庄的东南角上，离兴庄不足二里路，青山引着秦池出了兴庄向东寨走着。这时史长胜早已回他家了。臉前凳子上放着一盆水，他把手巾醮湿，在臉上擦着。他的爹史存兴老汉，坐在炕头上不高兴地沉着付臉，抱着个烟袋，一陣一陣的光嘆气。他娘也憂郁地埋下头，在地下給他燒水做飯，只有他弟弟永胜很高兴。他喜欢地站在长胜旁边，跟长胜說这說那，长胜也滿意地“嗯嗯”的应着。存兴老汉听着，越显得不高兴了，他把烟袋在炕沿上敲了一下，又数落着长胜道：

“一走就是五年，音信全無，不回来是不回来，回来了，县里給你工作你不干，你要干啥？”

“爹，你別管我，我有我的想法！”长胜把手巾拿开，說道。

“傻想头！你有啥想法！”他娘也在火台跟前埋怨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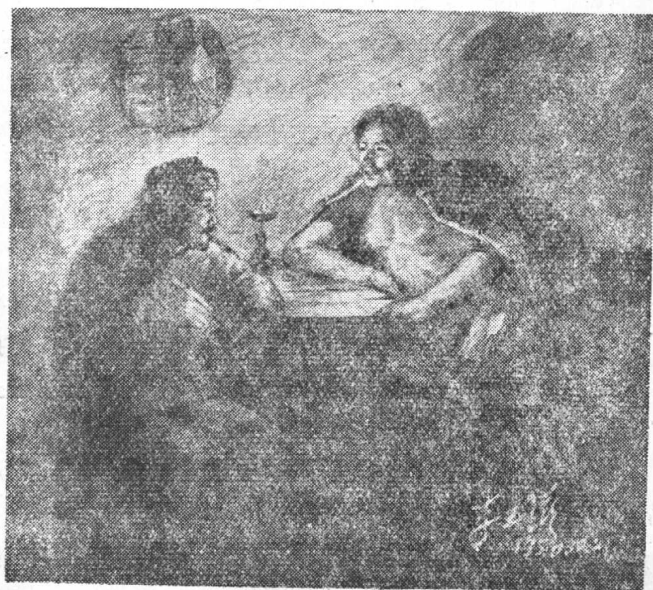
长胜显的很为难，脸早洗光了，又拿起手巾擦着，他的弟弟永胜在一边说道：

“建设社会主义，在哪里不一样？爹，就让我哥哥留在村里吧！”

“还不做你的营生去，你知道个啥！”存兴老汉挖了二儿子一眼，喝道，接着又把烟袋敲了两下。

永胜吃了碰，不高兴地撅着嘴走了。屋里又沉默着，长胜把脸擦干，正要端起水盆开门倒出去，杨青山引着，秦池进来了。他俩因为心里高兴，都是走的气喘喘地。长胜见他们进来，又把水盆放在原处，笑道：

“哈！我正要去找你们呢！你们倒先来了！”



“坐下，坐下！”存兴老汉見有人來了，也把臉上的怒容收起，讓楊青山和秦池坐下。

“喝水吧！”長勝把他娘給他倒下的一碗水推在秦池面前說道：“老秦，你大概沒有喝過這樣的水吧？水窖水，真不衛生，又咸又苦，挺難喝，就跟馬尿一樣！”

存兴老汉覺得長勝的話有些囂張，翻起眼，把他挖了一下，不滿意地說道：

“別走上幾年就吃不下葷，咽不下素啦，要知道你也是喝這種水長大的！”

“這種水也的確難喝！”弄得秦池很難為地替長勝解脫道。

“難喝是的確難喝！”存兴老汉對秦池的口氣比較緩和了。“不過我們這一帶的祖輩先人已經喝了几千年了，誰都沒有說過話，偏他回來就喝不下去了！”

“爹，我不是喝不下去，我是說我們應該想辦法改變它一下，再不要喝這種水！”

“噢！這就對了！”楊青山一下高興地在長勝膀子上拍了一把。“你打算怎樣！不走了吧？”

長勝沒有說話，扭過身從他的背包里抽出一個信封來，遞給了楊青山；青山一看，就知道是他的組織關係，便把他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。存兴老汉看見了，忙瞪起眼來說：

“長勝，你真的就不走了嗎？”

“爹，我又不是個小孩子，拿上黨的工作還能開玩笑嗎？”長勝給他解釋道。

“由你吧！”存兴老汉把身子往後一仰，再也不說話了。

屋里又沉默了。只有长胜的母亲，在地下做飯响着家俱的声音。过了一会兒，他娘抬起头來說：

“长胜，你就不能对你爹和平一点嗎？看你把他气成个啥样子了！”

长胜难为地看了他爹一眼，向青山說道：

“老楊！一个有一个人的愿望，我爹不了解我，这叫我怎么說呢！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！”青山替他們和解着，“老人們慢慢就了解你了！我現在去通知你們这个分支，今晚上这里开支部会你就去参加；还有明日乡政府制定全面规划方案，也邀請你去参加！”

长胜应了几声，青山留下秦池走了。长胜娘仍是唉唉地嘆息着，长胜走到她跟前說道：

“娘！你別唉声嘆气了，不說別的，就說咱們喝的这口水吧！到社会主义，我們也喝这种馬尿水嗎？”

“就是这种水嘛，孩子，这有啥办法？要不，你就听你爹的話，还是到县里当干部吧！”

长胜見她娘誤解了他的意思，唉了一声，沒有說話。秦池見他很难为，又觉得这是个很新鮮的問題，問长胜道：

“你們这里就开不出泉水来嗎？”

“要开就能开出来！”长胜說，“記得我小时候，老人們都說过，我們这个东山是一道空山，上边有个老龙洞，有人进去看过，說里边是道清水河！这条河水出了我們县五十多里，就流到外边了，河水流的还很大呢！当年史不正的老子和附近几个地主，想合伙往出开这道水，还請上陰陽先生給他們看过几次，可是他們合不来，結果沒有開成！”

“有这么回事嗎？老大伯！”秦池很感興趣地向存兴老汉問道。

“有是有那么回事。”存兴老汉抬起頭，看了秦池一眼又道：“当年那些地主老財們还动过两天工，可是鬧不成呀！”

“真有意思！”秦池越感到興趣了。“我們什么时候上山去看一下？”

“別那么異想天开了！”存兴老汉不耐煩地又对长胜說：“长胜，我說你还是安分守己的到县里工作吧！”

“我才不去呢！”长胜也不耐煩地說道：“事情已經决定了！爹，你就不要再管了！”

“对，老大伯，他已經把事情决定了，你別再管他啦！”秦池附和着长胜的話，解劝着存兴老汉。

存兴老汉搖了搖頭，唉了一声，长胜娘也在地 上嘆息着。

三

其实长胜在县里决定回来也不很容易——

昨天他坐着全忠老头的大車到了县里，在招待所停留了一刻，就去县委会，在門上說明来意后，县委会的一个交通員，就把他引到一所寬敞的办公室里。那时县級机关还没有上办公，办公室里空落落地只有些桌、椅板凳，他站在地下等了好一会，才有一位青年干部慢慢走来。长胜把他的証明信

件交过去，那位同志接住看了一回会，問道：

“史长胜同志，你在部队上干过些什么？”

“是問我担任的职务嗎？排长、副連长！”长胜立着回答。

“地方工作，你愿意干哪一行？”那位同志又問：“到粮食局怎么样？”

“要給我分派工作嗎？我不愿意搞机关工作。”长胜回答。

那位同志詫异地抬起头来，看了他两眼，說道：

“这怎么能行呢！这上边明明白白写着是在本县分配工作！”

“上边是那样写着，可是我的主意变了，我很想回农村里搞建設。”长胜照直地說：“你想一个东弄西走的当兵的，一下放到一个办公室里，每天都是上办公下办公，吃飯睡覺，爬桌子，打算盘，那多别扭人呀！我觉得农村工作倒跟部队上差不多，虽然不象打仗，可是也够緊張，再說，我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对生产还熟悉，就讓我回农村吧！”

那位同志听着他这样說，好象觉得有些好笑，但又沒有笑出来，板起臉說道：

“你不愿干工作，我看这倒没有什么，不过还得跟部长商量商量！”說着，他站起来，走到旁边一个小門口，叫道：“張部长，这位同志，他……”

还不等他說完，小門从里面拉开，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來，手里端着一茶缸水，走到长胜跟前，往嘴里灌了口水，两边胖胖的腮帮子，鼓动了一下，咽下水去，才說道：

“这位同志是轉業等待分派工作嗎？那就到粮食局担任

工作去吧！那里的干部很缺！”

“他不愿意干，想回家！”那位同志說。

“唔！退坡啦！”張部长似乎恍然大悟道。

长胜見他們歪曲自己原来的意見，忙解釋道：

“不是，我的意見是……”

“那么一定是家里的老婆拉后退了！”还不等长胜把他的意見再申訴出来，那位部长的胖腮帮鼓了两下，笑着把他的話截住了。

长胜一下惱火了，再沒有心思給他解釋，便生气地說道：

“我根本就沒有老婆！”

張部长点头笑了下，胖腮帮子又鼓了鼓，又象是猜中了长胜的心事，說道：

“那一定是有了未婚妻了，不然，这里有工作，为什么要回家呢！”

长胜的臉也突然紅了下，脑子里一下閃了下他表妹玉梅的影子。玉梅已是出嫁了的人了，怎能算做自己的未婚妻呢？他把自己平靜了一下，沒有好气地說道：

“我的要求是回农村工作，有沒有未婚妻，这不干你的事！”

張部长見他生了气，臉一下沉下来了，显得两个胖腮帮子更鼓了起来，对着那位同志說道：

“好吧！常干事，你就写个信把他介紹回去吧！”

常干事早已巴不得这一声了，忙从抽屜里拿出公章、信紙、信封来，低下头去写。張部长端着茶缸在地上走了几步，准备要进那个小門，走到門口，又返回来，对长胜低沉地說道：

“同志，回去了可不要後悔，以後再要請求分派工作，那就是沒有的事了！”

長勝沒有理他，用鼻子嗤了一下，心裡說了聲“真是稀奇”，等常干事把介紹信寫好，他拿起來，就離開那個辦公室了。走到院里，心裡覺得有些悵惘。本來他來到這裡，不光是為了開介紹信，轉組織關係，更主要的還是想向領導上談談自己的意見，希望能得到黨委的指示，却不料遇見這樣一個部長，這使他很喪氣，但他又不願馬上走開，於是他又到了收發室，找見那個交通員，要他引上自己去見見縣委書記。那交通員倒挺和氣，出去一回，返回來，就把他引到一個偏僻的小房子里。縣委書記馬英，是個瘦高個子，見他進來，把一隻手伸給他，讓他坐下，說道：

“你是誰？有什麼事情嗎？”

“我叫史長勝，事情倒沒有什麼！”長勝習慣地站起來，拉了下衣服，打了立正說。

馬英忙笑着把他按下，說道：

“坐下，隨便說說！”

“這叫我怎麼說呢！”長勝想起剛才張部長那付眉眼，笑了下，打了下頓，說道：“好比說吧，我們那個興莊鄉有三個初級農業社，三個社的社員都想過渡到高級社，縣委却只批准興莊那個過渡，因此好多社員却嚷嚷開了，說是大家想到社會主義，幹部們把住關口不讓過，特別是我們東寨那個社長史大孩，他把社辦的一團糟，達不到過渡高級的三個條件，社員們更是鬧得厲害。你說農村里群眾情緒這麼高，社里的問題也很多，若是轉業回村里工作還不應該嘛！”

“那當然好啦！”馬英喜歡地笑着，瘦削的臉上，兩個

突出的顴骨縱了几下：“你打算要回去嗎？”

“是！”长胜又站起来，把手里的那封介紹信伸过去。

馬英瞅了一下那个信封，又按他坐下，說道：

“很好——各社存在的問題，下边已經开始整党整社了，你回去正好参加这个运动；至于过渡高級社，县委批准你們兴庄那个社，只不过是試办，还不是死的，这主要是看群众的要求，如果群众都要求到社会主义，过渡高級社，別說三个条，就是六个条也不能把群众关住，我考虑我們县委存在的問題，恐怕还是对群众的要求估計不足。”

“我只知道底下的情况是这样！”长胜点了点头，臉上現出了笑容。剛才在組織部产生的那种不愉快的情緒完全消失了。他說道：“我們那一带是住在一个黃土坪上，路还是那样的难走，人們还是吃水窖里的雨水，粮食年年是那个样，要增也不过是三斤二斤，还得努很大的力，群众实际是早就忍受不住了，我們的乡干部，却好象想也沒想过！”

“这个各乡已經有个初步的增产指标，你的意見是怎样？”馬英和藹地詢問他。

“我也听他們說过了，那是个什么样的指标，来年增产是五十斤，主要办法却沒有，比如水利这一項吧！我就不相信我們那一带，到社会主义也得吃水窖雨！”

“唔，唔！”馬英点了几下头，忽然站起来道：“这样吧！长胜同志，你的意見县委要研究一下，这是个重要的情况；你回去也研究一下，能怎样做，就怎样做，县委一定要支持你！”

长胜站起来，点了点头，把一只手給馬英伸过去；馬英跟他紧紧地握了一下，把他送出来。送到門口，还跟他說，

过渡高級社不是个死的，要按群众要求来办，不要受了县委批准不批准的限制。长胜連連答应着，慢慢才回了招待所。待到天明，就又坐上全忠老头的車回来了。

四

十月天，天寒日短，吃过晌午飯，天就映黑了。长胜把秦池送出来，两人相跟前向东寨村外边走着，他們一边走一边說話。

“这情况我跟县委書記已經說过了！”长胜說道。

“他說怎么样？”秦池站住了，把披下来的头髮往后掠了一下。

“他讓我們研究一下！”

“行，行！”秦池喜欢地应着。“这个工程搞成，咱这里就再也不用喝那种水了。”

长胜也高兴地笑着。他很喜欢秦池这个人，觉得秦池有些地方倒好象跟他弟弟永胜一样，說起什么来，也都是热呼呼地；看起来，也有股干劲。他看着秦池不由地笑了一下，于是两人又慢慢的走起来，走了几步，长胜又打量了秦池一眼，猜度着向秦池道：

“老秦，我没有跟念書人多接近过，你大概念的书总不少吧！”

“沒有实际工作經驗，念的书多有什么用！”秦池慨嘆地說道：“实在說，我連韭菜和麦子还認不清呢！”

长胜一听哈哈地笑了，說道：

“見得多，你就認清了。”

“早知道这样，就才不住那个大学呢！”秦池有点悔恨地說道。

“你住过大学嗎？那一定讀得書不少！”长胜感到兴趣地說。

“是住过大学！”秦池苦笑了一下說：“我們家都是念書人，我爹在中学教了一輩子書，我媽也是教書的，我姐姐也是，我弟弟現在还是念書，一家子尽是些翻碎紙的。我从小是跟我媽念書，后来又跟上我爹念，念完中学，就住了大学，在大学里学了几年，白耗費了些精力，現在干起工作来，什么也干不成！”

长胜搖了下头，不同意地說道：

“不見得吧！我看这跟我們当兵一样，訓練上一年半載，总觉得不頂用，还得到战场上跟敌人打几回仗，鍛練鍛練才行；訓練和鍛練是一碼正事兒，不訓練的战士打仗总打不好呀！”

秦池被长胜說住了，他也覺得自己的話，說的有些片面，紅了下臉，無聊地掠了一下头髮說道：

“我也是这样的想法，所以去年畢了業，我就决要做地方工作，要求分配我到老区来。来了你們县里农林局，还是坐办公室、写材料，对下边的情况一点也不摸。比如說，你回来才几天，就什么也知道了，可是我来到乡里已半个月了，还是什么也不清楚！”

“嘿哈！”长胜笑了“你太性急了，要知道我是根生土长的呀，你才来了几天呢？农村里的情况很复杂不是一子就